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後樂集卷八

宋 衛涇 撰

表狀

辭免知福州奏劄

聞命震恐無地措躬伏念臣材術迂踈齒髮頽暮仰蒙
陛下曲軫遺簪之舊屢叨出綍之榮再領州麾四閱年
序雖知殫竭何補毫分爰自去秋迫於疾病願投散閑
少冀休養詔諭未允退省惶懼屬時凶歉職在拊綏洵

有申陳慮成規避敬宣德意勉策疲駑民物稍甦里閭
按堵方圖嗣歲力控歸田之請敢謂聖恩逾厚改畀南
邦緣臣衰病交侵心知凋耗龍潛重鎮已愧罔功閩嶠
名區曷勝隆委儻昧於知止強所不能豈特私誼難安
抑亦人言可畏敢瀝忱悃上瀆睿明伏望聖慈察臣粗
謹廉隅素安分守收還成渙姑俾祝釐庶遂初心獲全
晚節實出天地生成之大造

再辭免知福州表

易地非材輒控告歸之請自天而命備宣均逸之恩惟
當祇誦於堯言猶冀趣銷於漢印臣中謝伏念臣強顏
分閩屈指五年頃守湘中既無善狀迨移江右亦愧空
餐洊嘗勺祠未蒙賜可十事九律之是守姦猾忌之再
衰三竭而不休顛隳必矣誠知樂土今在全閩至因元
會以選侯尤見清朝之重典然臣欲遂養疴之願何心
復希坐嘯之榮環轍而卒老于行敢辭王事御馬者不
窮其力是效君慈伏望皇帝陛下俯鑒忱辭收還成渙

別求良吏俾之表東海之民姑使病軀退而祝南山之壽

新知福州府到任謝表

江右承流久慙玩愒閩中謀帥猥玷推遷地愈重而難
勝天益高而莫測恪共三命入撫四封臣某中謝伏念
臣逮事累朝曾微他技解裘釋布蒙孝廟之隆知襮被
乘輅辱光宗之親遣暨聖王之御極由郎吏以記言孤
蹤既恥於倚冰微笑竟生於偃月十年退屏百念俱忘

會逢琴瑟之更張參預樞機之典領自玷物議旋反里
門侵尋再閔之餘忝冒專城之寄左洞庭右彭蠡險阻
備嘗引甌粵控蠻荆勲庸何有視蔭願休於一壑引船
敢望於三山矧是合沙重於他鎮向來七聚今分為八
郡之雄前此十連多以均三事之逸豈容衰病復強蕃
宣茲蓋恭遇皇帝陛下視邦選侯量能授職正月上日
方修肆覲之儀价人維藩首被改除之寵至敬重申之
命勉令共理之行遵海而南知風之自臣敢不將明德

意謹固邊陲民通文書已不待常袞之教身為障蔽當少効劉安之忠更祈從欲之仁早遂投閑之願

瑞慶節賀表

天開九陞共瞻甲觀之祥日近三山敬效華封之祝望
昕朝而稽首託露奏以輸誠臣某中賀恭惟皇帝陛下
道契兩儀功高八極掩并鉞參旗之耀調箕風畢雨之
和命哲命吉命歷年實厚皇穹之眷得位得名得其壽
聿昭大德之符風露戒寒星虹紀節臣忻逢穀旦倍激

葵心郡竹剖符尚阻八百國冠裳之覲海桃成顙願蓋
三千年花實之珍

瑞慶節進貢銀表

旒冕視朝共慶千秋之節梯航效貢聿來萬國之琛矧
叨符竹之分敢後野芹之獻上件銀坤珍所效邦用攸
資旅薦于庭寧復裹蹄之詫物將其意願同金鑑之藏

又

十月為陽適際虹流之旦九州任土敢輸琛貢之誠前

項銀山澤所鍾實為可寶租賦之外非取諸民顧無惟
品之三願效充庭之一

謝賜臘藥表

芝檢盼綸寶奩實劑屬當凝沍頓起疲癘臣某中謝伏
念臣已負典藩更叨易地雖粗閑於職業曾未滌於瘁
痾敢意隆私誕稽彝式輟太醫之製品極精良鏤內府
之珍積加絢飾恩光逮下寒屋生春茲益恭遇皇帝陛
下曲軫臣鄰肆覃遠外慮節宣之或失俾調適之具宜

拜手知榮銘心圖報臣謹當規思藥石體念閭閻雖南
土稍溫更收功於芝朮俾小民均惠庶興詠於袴襦

謝賜夏藥表

炎赫流金念南方之瘴熱雲章封璽分內府之珍良佩
服寵光采深兢惕臣某中謝伏念臣久違軒陛屢玷翰
藩顧蒲柳之衰殘浸踰暮景問閭閻之疾苦罔替初心
荷睿眷之弗遺舉彝章之加賁錫以上池之液燦然白
塗之奩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端已嚮明施仁及物俾滌

除於瘠瘁咸順保於和平臣敢不恪謹攸司推行此意
九頓首而后拜敢獨侈於君恩三折肱而知醫期盡蠲
於民瘼臣無任

丐祠劄子

臣某一介庸陋伏自壬申之春蒙恩起家三膺閫寄行
涉六載叨榮已甚課效蔑如頃在江湖屢祈閑退每勤
詔諭未賜俞允復於元日易鎮全閩天地恩深糜捐莫
報辭不獲命黽勉入南領事以來九踰晦朔戢吏奉法

愛人節用粗知殫竭始終弗渝惟是地大事叢力小材
薄憂責尤重風波易生叢爾孤蹤凜然朝夕所幸田里
粗安拙政軍民綏靖盜賊屏息所屬州縣間被水傷絕
長補短猶得中熟凡百郡計足了目前其他別無規避
實以蚤歷憂患復苦多病心志凋耗齒髮衰殘加之稟
性愚戇不能詭隨直性徑行寧免忤物內懷曠弛之懼
外有怨憎之虞若不控告君父必將自速罪戾欲望聖
慈姑畀祠祿庶幾保全末路休養餘齡悉出覆燾生成

之賜臣無任

第二次丐祠劄子

臣某輒瀝悃誠再干慈造臣昨具奏乞罷就祠祿休養
餘齡恭奉詔書未賜俞允聖恩深厚加惠舊臣不忍棄
捐曲全體貌祇服明訓感極涕零而臣退自省循叨竊
過分位居方伯榮寵已極矧復游更三鎮之雄祿二千
石貪冒已多豈宜蠹食六載之久空坐縻於歲月實何
補於毫分臣猶自知而况公議兼臣暮齒浸薄桑榆疾

病交侵衰殘具見心思凋耗筋力弗彊目視昏花省閱
良苦七閩地大物夥全藉精神折衝以衰病日加之身
當八郡浩穰之寄脫有曠敗上累生成是用祈哀歸投
君父欲望睿慈檢會臣前奏特降指揮與臣在外宮觀
或得保全晚節休息病軀儻未委溝壑之間終圖報乾
坤之施至仁從欲得請為期臣冒犯天威臣無任

瑞慶節賀表

統接千歲聿開良月之祥壽介萬年爰罄後天之祝嵩

呼聲震星拱心同臣某中賀恭惟皇帝陛下濬哲文明
剛健中正法大舜無為之治紀已載周符三代有道之
長世何勤卜久斂錫民之福共殫報上之誠臣猥以近
臣幸逢盛旦彤墀九級雖莫陪舞蹈之班金鑑一書所
願述發揚之志

辭免轉官宮觀奏劄子

乾坤施厚螻蟻命輕既推從欲之仁復被進官之寵感
深墮涕愧極汗顏惟是恩禮過優須至再干天聽伏念

臣賦分涼薄逢時盛明內備位于疑丞外迭居于方伯
負乘致寇溢滿為災故於暮景之餘年而得風淫之末
疾所以力求祠祿不惟休養病軀亦慮榮寵過多咎累
所積若復無功而增秩是為求退而得遷於國豈無濫
賞之譏在臣寔有滿盈之懼雖獲閑退愈速禍災伏望
睿慈收還渙汗許臣以本官職歸奉香火下獲安于愚
分上不累于公朝

辭免再知隆興府奏劄

自天有命無地措躬伏念臣衰朽餘生侵尋暮景竊殊
庭之廩稍每愧空餐掛神武之衣冠未諧夙願方須歲
月力慳悃忱豈期誤渥之頒復畀潛藩之寄雖牧人御
衆粗殫愚慮而課功計效曾蔑前聞第慚批政之居多
敢謂崇陰之未改矧氣血寢銷於宿疾而精神弗逮於
曩時攷之先朝熙寧元祐間再守是邦者僅二人想其
才望之優治行之著如臣迂拙曷稱使令冒昧而前顛
隳必矣欲望皇帝陛下至仁念舊盛德包荒憐臣之器

易盈察臣之心知止收還成渙仍領祠官庶免累于公
言亦獲全於末路

再辭免再知隆興府表

申豫章之命仰戴鴻私上需奏之辭俯勤溫詔聽未回
于當宁躬敢憚于循墻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臣頃
自甌閩嘗嬰疾疾荷雲天之大施畀田里之造歸暮齒
寢高餘生能幾豈謂錄名于丹床乃令竊寵于青氊顧
治效無聞微去思之可紀况人情易玩慮隆委之難勝

若韋武陽功被于八州若王仲舒令孚于千里誤叨殊
獎曷跂前修伏望皇帝陛下寬再瀆之誅廣重明之照
念臣素嚴王事敢即家居察臣未報國恩靡遑身計今
茲控避實出誠忱願姑置於陳人用別謀于良帥君制
命為義奚拘反汗之嫌牧以地得民試副虛懷之切臣
無任

知隆興府到任謝表

祇奉真祠粗安愚守欽承親渥特畀舊封顧懇避之弗

俞已凌兢而就次臣某中謝伏念臣遭逢盛際積荷殊私曩者付以三州曾無勞効今歸又復五稔尚竊廩頌驚齒髮之寢衰念涓埃之未報淒其素履貌是丹心忽蒙狎至之恩言俾獲再分於閩寄江山見熟入境如歸父老來迎與臣相問竊攷南昌之俗殆非數載之前當精銳消散之餘乘財粟殫亡之後若嚴期會或者謂之煩苛苟墮因循恐難逃於曠戾退軫淵冰之懼仰憑覆幬之隆茲益伏遇皇帝陛下恭儉保邦寬仁御極四垂

寧謐無改容動色之虞比歲豐登有薄賦輕徭之令尤
資牧守之任必重循良之求敢謂孤蹤復叨共理臣所
當激昂視政黽勉簿書竊就短以求長庶將勤而補拙
材謀弗給敢圖加策於事功法令具存但務恪修於職
守少須歲月終遂丘園

謝賜臘藥表

臣某歲晚奔程甫臨舊鎮思釀尚藥猥及微臣拜溫詔
之丁寧忘寒威之凜冽臣某中謝伏念臣抱痾里社叨

命麾旄見吳頭楚尾之氓正相勞苦味堯漿禹糧之賜
頓愈伶俜敢曰曩章亶為異渥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疇
咨作牧軫念宅生九還出金鼎之餘三錫煥銀嬰之寵
臣謹當堅冰霜之節廣天地之仁皇卹孱軀要先求於
民瘼願開壽域庸茂對於王休臣無任

謝賜對衣金帶馬表

宮筭頒衣祭精鏐于束帶帝閑錫馬耀錯采于據鞍醲
厚拜恩回皇撫已臣某中謝伏念臣江湖衣褐田里扶

笻摩拊編氓既乏蕃宣之績驅馳王事又無疆場之勞
豈謂隆私垂憐舊物重以巽申之命假之復鎮之榮藻
飾身章光華容路茲益恭遇皇帝陛下寵綏群庶獎厲
臣工敷責聿隆將託一方之寄便蕃有渥亶膺備物之
華臣敢不飭厲支離鞭策遲鈍慰安牧養敢希循吏之
聲衣被服乘難答聖君之貺

丐祠劄子

臣某樗櫟非材桑榆暮景久叨閑廩每負素殮比沐誤

恩再畀南郡控辭弗獲冒昧重來已試罔功愧見父老
領事甫踰月忽值金人內入衝破五關直抵江岸懲創
往事人情震恐紛紜論議未免張皇臣見得備禦無素
積習滋久倉卒枚舉徒駭聽聞循例調兵委官提督捍
禦之外一切鎮靜務安民心仰賴宗社有靈天心眷顧
陛下聖略宏遠大臣廟算無遺制帥得人諸將用命歸
寇就戮奔竄亡幾日騰凱奏淮壤肅清臣因得以逃責
實有天幸然寇賊雖遁防秋在邇保護江面正當汲汲

有為之時而臣衰朽多病心力凋耗私竊揣度無能為
役自惟蒙被國恩深厚毫髮未報餘年誠不足惜所慮
上誤國事欲望聖慈改授祠祿俾得歸休田里少全止
足之誼別選賢牧共圖雋功實出天地父母生全之賜
臣干冒天威下情無任

第二次丐祠表

臣某進貢需章僭干閒祿旋頒溫詔尚闕俞音意有未
孚理容再瀆伏念臣衰年多病短技易窮慚冒昧以重

來曾涓塵之未效閭里粗諳其習俗吏民頗熟于教條
勉布中和覲寬憂顧初稍愆於雨澤喜未失於農時穀
價就平秋成有望雖無善狀儘可偷安而臣材弗應於
時須老將至於耄及平居牧養或竭寸誠一旦折衝素
乏良算今邊虞甫靖幸無避事之嫌而自揆不能敢言
陳力之誼伏望皇帝陛下至仁念舊明照無私察臣言
實由中知臣情非飾詐仍俾退休於真館庶幾少佚於
餘齒臣無任

明堂禮成賀表

星動房心肇舉明禋之盛禮行丙巳聿昭熙事之成臣
聞嚴父而配天不但為民而祈福汶上洛中之意積和
可接於萬靈皇祐紹興之彛揆事再行於三歲率履不
越思戢用光臣某恭惟皇帝陛下丕闡鴻猷誕凝駿命
潛伏孔昭簡在上帝之心明發有懷克篤前人之烈謂
祭主於敬而必簡念禮起於義而不拘屬當泰時之祠
載飭合宮之享時和歲美薦德馨於粢盛武偃刑清達

治音於金石月星明祭風馬宴娛惠我無疆遍於率土
臣邈居外服逖侍中嚴旅舊弼以相儀莫與駿奔之數
以祠官而歸福但深忭頌之誠

明堂加恩謝表

宗祀告成普覃異渥并腴衍賦猥及微臣顧惟何勞獲
冒斯寵臣某中謝伏念臣罔功郡寄得請祠庭俎豆之
事嘗聞莫進陪于多士天人之際相與幸親見于明時
既無諸侯助祭之勤曷被皇極錫民之福昔焉食采取

數已多今斯加封為恩太侈莫知報塞第切戰兢茲益
伏遇皇帝陛下誠格上天道躋邃古宏開九室悉均裸
瓚之休大賚四方盡省酎金之罰誤令臣等亦竊皇休
茅土䟽恩如拜威顏之咫尺竹宮無事惟祈天子之萬
年

辭免轉官宮觀奏狀

臣衛某狀伏准十月九日省劄備奉聖旨特轉一官依
所乞差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者仰戴鴻私不知論報已

望闕祇拜第于臣子辭受之義尚合控陳伏念臣膺力
既愆治郡弗績有辜任使常恐罪行屢丐真祠休養羸
疾聖恩從欲已不勝愚庸之幸至于加畀崇階優寵太
過漢世增秩之典所以施於二千石有治理者如臣無
狀宜黜而遷若復貪冒必煩清議欲望朝廷俯鑒忱悃
將特轉一官指揮與之寢免止令備數祠官祇奉香火
區區至願伏乞指揮

再辭免轉官官觀奏狀

臣衛某狀近具奏申辭免特轉一官伏準省劄十月二十五日奉聖旨不允令學士院降詔者仰見聖恩隆厚假寵微臣感極涕零九殞莫報惟是材能謏薄叨竊踰分蕃宣未久疾疢交攻曾無絲粟勞効可以自見再尋香火之盟已叨閑廩遷官隆渥拜賜無名於誼未安公言可畏實難冒昧祇受不敢再具劄子煩瀆天庭欲望朝廷特賜敷奏收還特轉一官指揮姑俾悉仍其舊庶幾名器不至濫予亦所以曲全臣下辭受之宜伏候指

揮

受寶璽賀表

元會歲儀受三朝之圖籍神章協瑞襲累聖之緝熙帝
眷益隆人心丕應臣某中賀竊惟自古興王之運必有
上天受命之符如江表玉麟謾侈當時之證若汾陰寶
鼎徒崇異代之文未聞三光五嶽之久分復見一祖六
宗之盛觀去珠獲返全璧來歸茲成功無得名焉非上
聖孰能與此恭惟皇帝陛下嚴恭自度勤儉不矜握乾

聞坤道高莫及畫羲界如邦舊維新瑤琨之故物皆陳
輿地之侵疆亦復四七際而為主正同赤伏之祥億萬
年而敬休永保蒼姬之錄臣欣聞曠典屬奉叢祠莫邁
鷓行瞻威顏之有喜第深鼇抃慶景命之無窮

受玉璽賀皇后表

內政惟修輿圖寢復外戎底貢寶玉來歸事光宗社之
傳喜溢宮闈之邃臣中賀恭惟皇后殿下道隆周如德
配虞嬪家于國以先齊動循家法坤承乾而順治坐闈

坤珍於皇受命之符旅集會期之旦鴻威遠暢陰教肅
成臣叨寵祠閑欣聞綸布莫趨魏闕對揚天子之休偕
與華封上祝聖人之壽

玉璽恩轉官謝表

璿穹昭假誕申受命之符玉璽來歸咸被霈天之澤遂
容閑散叨與褒升臣某中謝伏念臣積冒恩私寢踰分
制荷皇慈之念舊安祠廩之空餐戎兵振而復版輿曾
莫宣勞於王事寶璧還而告宗廟又非參論於朝儀何

有微功坐膺殊渥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以上聖之質故
中興之圖恭儉格天寬仁育物謂慶均寰宇矧嘗擢貳
於政塗雖身遠觚稜亦俾序遷於品秩訓詞溫厚服佩
寵榮迹混漁樵顧隆恩之難報誠存猷畝願休運之彌
昌臣無任

瑞慶節賀表

運際昌期辰會蒼龍之尾帝隆景命星流華渚之光罄
寰宇以均驪效祠官而歸福臣某中賀恭惟皇帝陛下

化凝清靜道揖登闕垂拱無為廣虞舜合民之德嚴恭
自度邁中宗享國之年儉修而農扈屢豐順助而邊烽
寢息於皇瑞慶永迓熙平臣迹遠松江心傾葵日壽觴
旅賀莫陪十月之朝寶鑑前陳願紀千秋之節

又

嵩呼萬歲方承陽館之釐花覆千官更紀露囊之節天
保定爾我應受之臣某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在躬清明
躋民仁壽太平有象時無一物之疵無逸元龜坐底三

垂之靖誕彌厥月長發其祥凡康寧好德之疇皆垂拱
成功之治臣聞農已老進旅無階折玉祈年尚想猗蘭
之茂範金作鑑不勝葵藿之傾

又

十月為陽虹流紀瑞四方來賀鼇抃均驩夙塵輔贊之
司敢露祝延之奏臣某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克勤克儉
益聖益明建內修之政則逐日以新恢遠御之方則因
時而暢歷年溥於施澤享福由於任賢令節載臨休符

畢萃帝錫與齡之夢民懷躋壽之仁臣席寵嚴宸偷安
閒館乃身在外莫遑虎拜之躬我武惟揚會見龍光之
格

又

虹流電繞有開必先嶽貢川珍無遠弗屆允極後天之
慶驩均率土之濱臣某中賀恭惟皇帝陛下體舜無為
躬禹克儉申休命以事上帝斂時福而錫庶民同軌同
文茂建平戎之業卜年卜世益延過歷之期臣屬遠龍

光阻陪鷓綴想漢庭之上壽且舉儀文冀唐室之中興
願陳歌頌

丐致仕劄子

臣某輒瀝危衷上千天聽伏念臣桑榆向晚蒲柳易衰
叨竊廩祠溢逾涯分粵從壬午衆疾交攻荏苒歲華無
繇痊愈忽自夏杪病勢轉增肢體腫浮吐痢併作百藥
俱試有加無瘳危在膏肓奄奄氣息羣醫環視鍼砭莫
施福過災生理容有此默然自省知止為宜唯有掛冠

恐可銷谷頽齡殘喘庶或小延伏望皇帝陛下念臣先朝之舊輔憐臣暮景之餘生仍前守本官職致仕忍死以待得請為期觸冒天威臣無任

皇帝登極恩轉官謝表

接千歲之統帝大賚以惟均正三品之階臣罔功而曷稱臣某中謝伏念臣苟安野處未報國恩方飛龍在天咸仰乘時之造而老驥伏櫪阻陪立仗之班衰遲自隔於景光叨昧迺膺於寵秩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離明繼

照解澤旁流故當品物之咸亨罔俾匹夫之弗被桑榆
薄晚吁嗟陳力之艱葵藿向陽莫喻傾心之至臣無任

皇帝登極轉官謝皇太后表

真人有作咸與為春散吏何功預叨進律臣某中謝伏
念臣竊名一第被遇四朝身佚里居久承於覆露食浮
祠廩未報於涓埃敢期解澤之流又拜升階之寵茲茲
伏遇皇太后陛下母儀萬國子視羣臣謂亨嘉之會罔
不向榮故慶賜之行亦惟求舊雲天顥顥靡容摧謝之

躬猷畝惓惓第切糜捐之誓臣無任

賀皇太后垂簾聽政表

崇徽中壺稱制內朝三后在天益光于景鑠四方來賀
咸沐於湛恩臣某中賀竊稽垂帷之規實輔承祧之寄
明穆康獻紹隆于西晉和熹順烈儷美於東都率總權
綱祗寧基祚然自昔習聞之久豈於今親見之榮恭惟
皇太后陛下化協闕睢德符坤象當先帝膺圖之日允
賴弼成肆嗣王求助之時尤資保佑禮從宜而有典邦

雖舊以維新臣屬守祠宮阻趨文陛著長樂之頌曾莫
擬于形容詠思齊之詩第不知其舞蹈

明堂禮成賀表

聖統維新彌文具舉明裡由舊鉅典告成聿懷歸美之
私敢進受釐之慶臣某恭惟皇帝陛下位居得致道本
執中當宇宅憂雖謹亮陰之訓越紼行事靡忘古昔之
稽天地合祛而必敬必莊祖宗並侑而來格來享以教
諸侯之孝故得萬國之歡臣屬遠清光莫躬顯相禮儀

既備無庸考月令之書功德可歌竊欲獻我將之頌

賀皇太后表

宗祈謹始百辟駿奔釐事告成四方鼇抃臣某恭惟皇
太后陛下體存恭肅志切憂勤徽稱甫正於東朝大享
聿嚴於秋月上參周典有光清廟之容下陋唐文徒侈
神宮之制禮儀既備福祿攸崇臣屬守外祠莫瞻肆祀
教民以孝咸知母道之隆自天降康益慶皇圖之永

明堂加恩謝表

嗣聖親祠誕布熙成之慶老臣退屏猥叨蕃錫之恩侈
矣僥踰惕焉登拜臣某中謝伏念臣崦嵫餘景江海孤
蹤積糜粟以偷安凜伐檀而知愧方禮行重屋罔不肅
雍而身遠嚴宸莫遑奔走及旁流於大澤乃均衍於真
租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仁以長人孝惟繼志謂服采實
先朝之舊故䟽榮無在野之遺敢效請纓或倖器名之
假第思扶杖以觀德化之成臣無任

明堂加恩謝皇太后表

合宮成享肇布湛恩閒館偷安乃叨慶賜臣某中謝伏
念臣蚤汙華近晚迫衰殘當九重肆祀之秋實多士駿
奔之日猥居郊野阻侍壇垓既微塵露之勞曷稱井畬
之錫茲益伏遇皇太后陛下功高佑聖禮厚遇臣方誕
受於蕃釐亦俯矜於舊物多與之邑顧下拜以奚勝得
盡其心第退循而惟謹臣無任

改寶慶賀皇帝表

運啟皇圖撫有舜封之舊歲更洪號喜逢堯歷之新誕

播王言式孚民聽臣某中賀恭惟皇帝陛下躬全明哲
性稟溫恭龍德居中綿歷聖相傳之統麟編書正嚴一
王謹始之規揭寶慶以紀元見璿流之行社臣閑叨祠
祿阻遙廷班象魏頌時榮睹授民之政魚占有歲願符
憂國之忠

賀皇太后表

尊推坤德當一王纂緒之初正體乾元標億載紀年之
號綸音胥布綿宇增忻臣某中賀恭惟皇太后陛下兼

總政權聿修邦典順璿璣之密運頒玉歷以更新益固
蘿圖遠踰椿歲臣祠叨奉祿時慶改元三徑閑投與睹
皇朝之盛事兩宮歡意願同帝統之垂休

寧宗皇帝祔廟慰皇帝表

予劔既藏敬舉九虞之祭豆籩有秩祔升七廟之靈臣
中慙恭惟皇帝陛下德性純明孝思昭格奉寢園而鳩
事嚴翼室以燕神雖蒼生采切于慕思願丹宸勉從于
寬抑臣退休方幸進旅莫陪

卷八
慰皇太后表

欽奉堯陵已陳虞祭聿嚴文廟載舉祔儀臣中慰恭惟
皇太后陛下孝格神明功扶基祚爰潔蠲於清鬯用安
妥於皇靈茲畢送終願寬追遠臣久竊祠釐之奉阻陪
廷綴之趨

壽慶節賀表

離明正序千齡際堯母之生坤極尊居萬載輔陶唐之治
後天申祝率土增歡臣某中賀恭惟皇太后陛下性稟

慈仁德推淵懿方熙朝啟中興之運屬華旦開初度之
祥壽衍莊椿慶延豐芑臣琳館久叨於閑祿玉卮莫贊
于溫顏闕

又

聖先堯母千齡開震長之圖徽嗣周姜萬國仰坤元之
極歡騰華夏慶洽宮庭臣某中賀恭惟皇太后陛下性
本大慈德符厚載輔先帝中興之運保嗣君繼明之資挾
日以升均照臨于南面如天之久增炳耀於東朝爰屆

誕彌普伸善頌臣選瞻彤管阻奉玉卮款款一誠敬效
華封之祝綿綿萬壽永居長樂之尊

天基節賀表

天子垂萬世之基照臨有赫帝歷邁千秋之節悠久無
疆昔濫綴于邇聯今敢陳于善頌臣某中賀恭惟皇帝
陛下龍姿特起駿命誕膺作者聖述者明于斯為盛得
其名得其位以莫不興載夙在辰三呼隱地臣迹棲郊
藪神驚闕廷如日重光匪直上兒寬之奏與天齊壽當

永歌韓愈之詩

又

長發其祥次開基之一日崧高維嶽符率土之三呼方
竊廩于祠官敢贊辭于祝史臣某中賀恭惟皇帝陛下
智由天錫善與人同生民而立之君克明克類大德而
得其位丕顯丕承義爰甫玩於泰亨周雅遂歌于震夙
四方來賀萬壽無疆臣何幸暮年與逢慶節身在畎畝
莫伸虎拜之恭目極雲霄第仰虹流之瑞

賀皇太后上尊號表

化美闡睢夙昭於后德位尊長樂肇正於母儀萬福來
同彛倫攸叙臣某中賀恭惟皇太后陛下象參博厚躬
服儉勤陰禮教六宮昭合周官之制利澤施四海密扶
漢道之登齊家治國茂著于宏規備物顯冊宜崇於徽
號臣棲遯野處聳動郵傳思日贊襄莫相彌文之舉願
言保佑益綿丕祚之興

皇太后上尊號賀皇帝表

聖而有缺原聿新南面之儀禮所宜尊爰正東朝之號孝

形海宇和應天心臣某中賀恭惟皇帝陛下運啟興成

時乘信順大禹敷文命方謹祇承太姒嗣徽音率先歸

美欽乃慈顏之奉煥乎顯冊之彰臣逖遠昕朝聳聞鉅

典江湖養拙莫陪百辟之趨香火祝釐第贊兩宮之慶

代吳侍郎謝除次對表

憲部攝官久玷貳卿之列祠庭詔祿躡陞次對之聯榮
不蓋慙感因至泣伏念臣性資慙拙緒系單平驅馳州

縣之勞在再歲年之晚蒙壽皇之東掖自計吏而為臺
臣會聖上之嗣興由宮僚而綴法從凡遭逢之若此豈
意望之敢然雨露恩深雖驟加於長養柳蒲質弱已遽
迫於衰殘退莫補於事為進何裨於獻納洵貢投閑之
請卒蒙從欲之仁豈謂隆私更放異數越漢家之故事
俾視真除假堯閣之崇名增賁行色茲益恭遇皇帝陛
下德並乾坤之普惠加簪履之微憐臣願保於餘年聽
其善去察臣粗堅於素守借以寵光臣敢不詔子及孫

惟忠與孝奉琳宮之香火願上祝於遐齡掛神武之衣
冠冀終全於晚節免貽譏於清議亦少報於天恩

代辭免權監修國史劄子

中大夫參知政事臣李某伏准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
李某權監修國史日厯同提舉編修勅令者竊以石室
綉書遽叨曲領金科垂範併預纂修自驚忝竊之餘疊
拜殊常之寵伏念臣見聞單寡資稟鈍遲讀左史之九
丘猥續先臣之緒業考成周之八法莫諳盛世之彝章

矧當經理之秋獲備賡歌之後寸陰是競用志戒分服
勤雖嗜於簡編量力或妨於機務况筆削之嚴將昭垂
於萬祀而憲修之設實品制於百為一有舛差殆關治
忽必潤色討論之素習與德意志慮之備知庶幾得人
于以任職儻容昧陋懼速顛隳伏望皇帝陛下鑒察愚
衷收還悞寵緝登三之典願仍畀於鴻儒謀畫一之規
冀專歸於哲輔勿俾非才之冒處且令孤迹之少安所
有恩命臣未敢祇受取進止

奉御筆降
詔不允

代進聖政表

皇家盛際紹開揖遜之期聖政成書茂對光華之日悉
上篇章之富仰干旒冕之嚴文明一時休烈千載臣某
中謝若昔治功之盛具存簡冊之垂列宿森羅於燦圖
書之府羣經錯綜斯昭天地之心况莫大於親傳詎可
稽於史載禹躬承乎舜命雖不過於一言虞書述乎夏
時並用稱乎二典欲示無窮之法必先有永之傳恭以尊號
皇帝陛下躬睿智之資履昇平之運天縱之將聖而輔

之以學日新之盛德而本之於誠凡舉而錯之事功與
出而加乎民庶制度成一王之法文章有三代之風魚
躍鳶飛陶成多士雲行雨施澤被萬方同躋壽域之中
孰越化鈞之外恭惟皇帝陛下聰明時憲精一執中見
聖人而師之豈遠求於準式以天下而養者宜莫尚於
繼承爰敕庶工崇成鉅典史編載筆稽諸日歷之詳聖
制冠篇倬爾雲章之美臣等取材何有奉詔惟嚴雖欲
盡於形容恐徒勞於摹寫撮機要示軌範眎古庶幾有

典則貽子孫自今以始

代進會要表

舉綱撮要近叨五載之餘踵事增華仰續一朝之典昔嘗經于再上今乃集於大成臣某等中謝竊以熙寧廣慶歷之編乾道次政和之作皆相祖述具有章程欲示纘承可無哀彙恭以至尊壽皇聖帝陛下聰明履位剛健繼天躬盡道以事親永懷舜慕統得傳而與子默體禹功凡而設施因革之間見于號令文為之未有條不

紊可舉而行宜侈鋪張以光久遠述太初之前事雖已
屢書考大歷之後來尚多闕錄緒成卷帙繫俟聖明恭
惟皇帝陛下令聞廣聲淵謨承志謂危微親授何資記
注之詳而典則所貽或待簡編而信爰諏往實俾嗣宏
摹顧游夏之措辭若為稱贊然禹臯之見聖則異傳聞
臣等繆與討論幸終謨集作春秋之一藝慙非襲舊之
能寶訓誥之百篇庸闡藏書之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後樂集卷十九

詳校官庶吉士臣翁樹培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錄舉人臣范翔集

欽定四庫全書

後樂集卷九

宋 衛涇 撰

奏議

集英殿問對

問蓋聞道者適治之路傳萬世而無弊者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紀綱法度所以維持治具者也堯舜之所以帝禹湯文武之所以王者蓋用此道也朕膺先堯之命承祖宗之緒思所以闡文謨而揚武烈者二十有

三年矣志勤道遠治不加進夙夜祇懼莫敢違寧故博延豪英訪以當世之務子大夫造延待問必有蘊而欲陳者且唐虞之盛固未易議至若夏之尚忠商之尚質周之尚文皆綿世歷年不能無弊豈道有升降政有損益而然歟抑為治之具有未至歟今朕正心誠意體道之用將以格物而士風猶未一也敦本抑末崇尚禮教將以範民而俗化猶未醇也義不勝利何以厚民之生刑不勝姦何以防民之偽意者仁

義禮樂之用與夫紀綱法度所以維持治具者非耶
何視古之有愧也伊欲道與世興風移俗易士相與
談仁義蹈名節而不矜靡曼之虛文民相與興禮遜
趨本業而不溺奢侈之末習八政修而食貨足七教
明而獄訟息措國如唐虞魏乎跨三代之隆而無忠
質文偏勝之弊其策安在熟之復之詳著於篇朕將
親覽焉

臣對臣恭惟陛下聰明天縱並隆五三不自神聖謙冲

退託親屈帝尊廷策多士訪以古今之治道當世之急
務陛下宜以草茅之言為可用歟然自陛下即位以來
六策多士所以與之講論治道亦不一矣亦嘗採其所
言見之施行而有補於治者乎抑草茅之士華文少實
不當於理而不足以措之事業乎抑亦臨軒賜問姑循
祖宗之故實而不要之於用也夫科目之興始自西漢
而賢良之策亦有時而措之用者載諸史冊爛然可觀
况陛下捨已從人如大舜不矜不伐如大禹廣覽兼聽

以極羣下之幽隱開心見誠以來天下之讜言將與海
內共臻至治夫豈崇尚虛文不究實用徒應故事而已
哉雖然君聽存乎廣大臣言貴於切近以陛下好問之
勤願治之切而徒泛為之辭以娛觀聽非士之所學也
臣聞成天下之治者固憚於改作草極弊之政者尤患
於因循改作之患至於擾擾多事而因循之弊將有委
靡不振之憂二者皆非所以為治而因時制宜則治道
之所不廢也昔漢武帝以雄材大畧之資即位之初侈

然不滿漢家之意嘉唐虞樂商周之言屢形詔策董仲舒待問廣延廼勸帝以更化善治卒之武帝紛更制度日不暇給而一時之治駸駸愈不如古豈仲舒之言有以誤之耶終日變易法令而不出於簿書期會之間正非仲舒所以拳拳於帝之意也知仲舒之更化不在簿書期會之末則知仲舒有救弊之名無變道之實誠古今不易之常理從是而加之意焉則以之振起治功掃除積弊躋一世於唐虞三代之隆如聖策之所問誠

無難者又豈在於變法易令而以多事自累哉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陛下亦悟於斯而已矣謹昧死上對臣伏讀聖策曰蓋聞道者適治之路傳萬世而無弊者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紀綱法度所以維持治具者也堯舜之所以帝禹湯文武之所以王者用此道也臣有以見陛下探治道之本源而知帝王之為同條共貫也臣聞道無精粗治有詳畧本末不可以偏廢而闔闢變化之用則固有所主宰也是故大原之所自則不外於

一心之微而治具之在天下亦不可一日廢此堯舜之所以帝禹湯文武之所以王固不外乎此道然精一執中之妙密相授受於心傳之際而皇極之編九疇之旨君臣上下所以孜孜講切者豈惟繁文末節是務而庶績之熙九功之序水土之平禮樂庶事之備固其形見之未效而斯道之本原固當求之於精微之運誠不外乎中之一辭而已不然堯舜禹湯文武之君不能舍仁義禮樂紀綱法度以治天下而繁文末節後世因欲持

此以治天下不可勝窮之變則亦無具甚矣然則帝王之治固不難致亦惟探其本而不廢其末舉其全而不溺於偏求其所以致治之實用而不惟繁文末節之是徇則古今一天下也而豈有異道哉臣伏讀聖策曰朕膺光堯之命承祖宗之緒思所以闡文謨而揚武烈者二十有三年矣志勤道遠治不加進夙夜祇懼莫敢違寧故博延豪英訪以當世之務予大夫造延待問必有蘊而欲陳者臣有以見陛下念付託之至重思宵旰之

愈勤疑治道之愈邈虛已以問承學之臣將以講明濟時之術也顧臣微陋何以塞明詔臣聞天下非治效不進之可憂而人情安於苟且因循之可畏以陛下勤政願治之誠邁越前古唐虞三代之治疑若引手可致而二十三年於茲計算見效曾未之聞者是安可不求其故耶母亦願治之心雖切濟時之術實踈士大夫安於苟且以為成習而天下萬事有不得其序耶臣竊觀陛下即位之始銳於為治念版圖之未復憤仇讐之未殄

慨然奮發將一掃而清之一旦起故老於廢棄之中擢將相於儔常之列畀之大任責以成功而徒肆大言習為誕謾玩歲愒日無補事功比比負責而去而陛下大有為之志亦自是少弛矣故夫前日之治傷於太急而今日之治又失之太緩惟其責效之速故誕謾之徒得以肆其欺罔竊取陛下爵祿而去惟其習於縱緩故庸常瑣瑣之流得以偷安固位自為保持之計上下苟且莫肯任責而治效之不進風俗日以壞士氣日以弱民生日

以困刑罰日以峻徒為九重之隱憂而不思所以救弊之術者循是而不之反則天下之患殆將有出於意慮之外而何治功之成臣願陛下思所以濟治之術草人情於極弊之餘正紀綱明賞罰毋徒徇於虛名而必責之實用則今日苟且之俗將易而為趨事赴功之臣則天下之治有所不為為無不成惟陛下所志耳臣伏讀聖策曰唐虞之盛固未易議至若夏之尚忠商之尚質周之尚文皆綿世歷年不能無弊豈道有升降政有損

益而然歟抑為治之具有未至歟臣有以見陛下想唐
虞至治之極考三代治尚之偏圖惟厥中以為救弊之
術也臣聞三代之治本於一道道之所在初無毫釐之
差而救偏補弊特其濟治之術由於時變之推移而生
於人情不可已者也唐虞之盛忠質文之名未立也而
忠質文未始不為用忠之變而入於質質之變而入於
文此其世變之使然有不容禦則周人之處此若其極
弊不可為之世矣自常情觀之必將厭委曲而務闊踈

棄文采而尚朴素以求還上古之無事也然周之君方且務為繁縟之典凡可以管攝人心而隄防風俗者纖悉備具是豈好為多事而繁文末節如後世之紛紛也哉彼其損益之相因無非因人情之所繫而扶持設施之術固有出於法度紀綱之外此太和之效所以並稱於唐虞而彌文縟典皆足以起當世之治使周之子孫世守而勿變則千萬世而長在可也而何弊之可言陛下蓋亦即其所以救弊之術原其所以為人情之慮者

畧其異而反其同則唐虞三代之治亦在陛下運用而已矣奚必拘於形迹之末哉臣伏讀聖策曰今朕正心誠意體道之用將以格物而士風猶未一也敦本抑末崇尚禮教將以範民而俗化猶未醇也夫士風之不美以其無所範也今陛下以正心誠意之學將以致格物平天下之效而士風之未一得毋以承末流之弊而源或未之正乎夫俗化之不善以其不知也今陛下敦本業而抑末作崇禮教而設防範而俗化之未醇得毋以

流俗之漸漬者深而制度之不嚴乎臣聞古之仕也上下相待以成其美後之仕也上下相勝以敗其事夫仁義道德之本孝弟忠信之實古人之所以修於鄉黨處於庠序以為吾之所當為初無所覬於上而官爵祿位之設車馬衣服之奉古人所以用於朝廷之上者亦以為待天下士而非有德於下故士知修於家以待上之求上取夫士以為天下之用上之所以待其士者愈厚故士之所以自待者愈不敢輕上下交相待而人才日

以盛固其宜也後世則不然上設其爵祿以待士之求而士亦苟且修飾以有所要於上士懼其無以自達則巧取倖進不顧禮義而上亦懼其進之濫則多為之防以繩其來此後世之通患而按之今日則尤甚矣冒進之習滋廉恥之道喪苟僥倖於一得則抵法禁而不知畏天下固未始無卓然特立之士也而以一眚之過而絕其終身之善以一人之失而疑及天下之士則亦自流於薄惡而已矣而何恠於士風之不美歟臣故曰承

未流之弊而源未之正也臣聞古之治天下者將以定
民志後之治天下者將以便民情古者上自天子而達
之於民尊卑貴賤之不相侔則服食器用之間截然等
級之有辨古人非故為是無益之文也防閑之不至則
情偽之相滋樂好之不厭而弊將有不可勝言深為之
節嚴為之限故民志一定而分守自明彼其趨向之一
而風俗之厚亦其理也後世則不然舉聖人所以檢押
人心者一切惟人情之便而媮風薄俗亦復蕩然于法

制之外富商大賈得以交通王侯而鄉曲豪右無別於
賁近自後世有所由來而較之今日則殆將不止於是者
車服上僭宮闈家室畧擬都邑輦轂之下四方之所觀
瞻而此風益熾上下恬然相視不以為恠則亦日流於無
節文已矣而何恠於俗化之未醇歟臣故曰俗之漸漬者
深而制度之不嚴也臣伏讀聖策曰義不勝利何以厚
民之生刑不勝姦何以防民之偽夫率民以義則義之
所在而利固存於其中則民心之禮義若可以厚其生

也而義或不勝其利得毋以義利之不能兩立而趨於利則或違其義乎夫防民以刑則刑章之立可以不試而民畏也而刑或不勝乎姦得毋以刑所以防民而求以勝民則奸宄益不勝其多乎臣聞古者先養民又教民然後治民後世不知養民不知教民一於治之而已耳夫日用飲食之須冠昏喪祭之具聖人初非舉手以予民也為之立其官師制其田里又教之以君臣上下之大分民既知教而民生益厚故民樂出其力以供上

之用亦不以為勞我而且厲我也後世教養斯民之事
曾弗之講民生之用皆民之所自為而上之人又從而
征斂困苦之今日之民其無聊賴甚矣而何義之能知
山澤之饒舟車之筭香鹽茶酒之權凡桑弘羊輩所以
籠天下之利者無不悉為常賦常賦有限復令先期常
數既殫復令別配凡陸贄所以進䟽於唐德宗者無不
盡用陛下加惠元元勤恤民隱形於詔旨無非以寬民
力厚民生為言而守令之不奉行徒亦文具而已水旱

有減放之令而督促如初歲久有蠲除之科而追催猶故所謂禾稼如雲閭之父老皆有憂色曰豐年不如凶年而况水旱相仍曾無虛歲上下迫蹙如此欲民生之厚其可得耶臣聞古之制刑也所以厚民俗後之制刑者所以罔民利而已矣夫古之聖人不得已而制刑蓋為夫不孝不友不嫺不睦者是禁而山澤之利無不弛以予民而或為之限節蓋亦禁其末作之為害而非奪民利以自殖也後世不明聖人制刑之意而禁網之密

條章之具無非與民爭利而茶鹽之商販酒權之私酤
毫髮之不貸纖悉之必計刑禁之既加而科罰又從而
重困之今日之刑其寬濫亦甚矣而奚偽之能防故刑
不足以勝姦則奸宄之習滋熾聚於山澤者為盜賊之
區而刑餘之衆不得與齊民齒者亦將流而為盜陛下
廣覆宇內遠近如一通商販之禁寬酒權之征雖見於
比年之詔而有司諉曰國用之所須無得以辭其責故
上有仁心而下不被其澤有寬恤之美名而無寬恤之

實惠所謂罔民以為利誘民以為姦不反其本而徒治其末欲姦宄之消其可得耶臣伏讀聖策曰意者仁義禮樂之用與夫紀綱法度所以維持治具者非耶何視古之有愧也誠如陛下所言則信知後世之治所以不如古矣陛下以古問臣臣不敢徒以古對陛下果有意於古也蓋亦稽唐虞致治之原參三代救弊之政一政令之未純乎古一設施之不合乎古者振起而更張之以作天下苟且因循之習以起天下趨事赴功之心

則以之美士風善俗化厚民生去民偽亦惟磨以歲月
無不可矣不然陛下徒有慕古之名而無師古之實則
今日之策臣者徒為故事而臣之所以告陛下者亦虛
文而已是將奚益臣伏讀聖策曰伊欲道與世興風移
俗易士相與談仁義蹈名節而不矜靡曼之虛文民相
與興禮遜趨本業而不溺奢侈之末習八政修而食貨
足五教明而獄訟息臣愚以為世有先後道無異同由
大原之所自出而觀之越千載猶一日唐虞三代即斯

道以為治既有以措天下於無為之盛況陛下心傳之
妙得於授受之懿則施之事業移風易俗誠無難者若
夫士相與談仁義蹈名節而不矜靡曼之虛文臣以為
莫若有以正人心民相與趨本業興禮遜而不溺奢侈
之末習臣以為莫若有以定經制夫禮義者人心之所
同惟其利害得失之心日勝是以忠純篤實之意日亡
是固科舉之法有以壞天下之心術也今陛下徒曰嚴
法禁謹隄防足以草士風之弊臣以為無以善人之心

則未見徒法之可以自行也夫科舉之法後世即以之
取天下之人材而天下之人材亦輻輳於科舉之內既
取之於未用之初蓋亦擇之於既用之後廣之以教化
之本原而恃之以趨向之所在貪濁者黜之廉介者用
之奔競者抑之靖退者進之旌直言以來諫諍伸士氣
以通下情若是而曰士風之不美臣未之信也夫禮制
固有一定之經惟防範之既虧故至蕩然而莫知限節
是固民心之無常亦上之人無以樽節之過也今陛下

徒曰躬節儉務朴素足以先天下之俗臣以為躬行之
至雖為正風俗之本而禮制之未明經制之不立則人
心之無厭者方且苟於目前之便未見徒善之足以有
為也今為之明其禮定其經上而乘輿之服御固有其
度降而公卿又降而士庶人冠昏喪祭之節宮室器用
之制嚴為限量設有科條踰者有禁斷於必行貪溺者
無所歆艷而豪右無并粟腐貫朽無所用之則民志定
而爭喘息無甚富之民則亦無甚貧之民無甚侈之家

則亦無甚弊之家人心有常風俗歸厚若是而曰俗之未醇臣未之信也厚民之生則莫若講節用之策省民之刑則莫若謹按察之使今日之利原竭矣不可復興矣無已則有節用之說乎節用固多術也曩者固嘗限宮觀之員而宮觀之除濫予猶故也固嘗省添差之數而添差之恩妄授猶昔也佞幸之賜得毋有過度者乎虛籍老弱之兵得毋有生糜廩食者乎節之於彼而又節之於此則民生之厚庶乎其有自矣今日之刑濫矣

不可以復峻矣。蓋亦謹按察之官而使之加意乎命官
非不謹也。州縣之間責成案於胥吏而長吏不以為意
付箠楚於獄卒而獄官慢不知情。郡刺史足迹嘗一至
於園土之門乎。監司之按行又能盡得於一見之頃乎。
謹之於彼而復謹之於此。則好生之德庶乎其洽民矣。
舍是而曰八政修而食貨自足。五教明而獄訟自息。臣
恐未免於揖遜救焚之舉也。臣不佞陛下。召至闕廷。賜
之清問。臣首以更化為陛下獻。次願陛下正人心以美

士風定經制以善民俗次願陛下節用以厚民生謹按
察以省刑罰以為更化之說請復為陛下終始言之臣
觀藝祖皇帝為天下除大殘致民更生兵不血刃而天
下歸戴征伐既下諸國必先已遁斂蠲繁苛一以仁厚
為本大抵兵以不殺為武刑以不用為威財以不費為
饒人以不作聰明為賢此其立國之本意而列聖守之
以為家法者也仁宗慶歷間承平既久一時事類少弛
仁宗一旦振起之不過於增諫員減任子展磨勘雖一

二節目之或殊而大體卒不改易故嘉祐之治振古無
及社稷長遠終必賴之由此道也臣以更化為獻亦豈
勸陛下以變更祖宗之法度哉士大夫之媮惰者從而
振作王業之偏安者思有以規恢而廣大之萬事之積
廢者思有以作新而奮勵之而不失祖宗立國之本意
則士風之日美民俗之日醇民生之厚而刑罰之清固
有不期而致則聖策所謂措國如唐虞魏乎跨三五之
隆而無忠質文偏勝之弊其策舍此將安在耶陛下復

策之於終曰熟之復之詳著於篇朕將親覽臣有以見
陛下咨訪之意益勤而使臣等得以竭其愚衷也臣不
度愚賤竊有拳拳憂國愛君之忠一旦得奉清光條當
世之事陛下所以問臣等固已畧陳於前若天下大體
之所繫而國家安危理亂之所從出者雖聖策之所不
及臣安敢有懷不吐上負陛下詳延之意敢為陛下畢
言之臣聞宰相者朝廷之股肱也臺諫者朝廷之耳目
也非有知人之明不足以進賢退不肖非有碩德重望

不足以鎮撫中外非有不窮之才不足以贊萬機之務
擇相而任之者不可以不謹也非有公忠之操不足以
排擊姦回非有剛強之守不足以肅清班列非有高明
之見不足以裨益冕旒擢臺諫而付之者不可以不審
也苟曰以其久位而姑以遷之幸其無過而因以任之
則何以稱具瞻之望起非常之功專求州縣之下吏搜
索錢穀之細務姑以應故事而朝廷之闕失國家之大
議有不敢言則何以通幽隱之情輔聖明之德臣願陛

下委任擢用之際詳擇而審處之疑之當勿復用用之
當勿復疑必期有以盡其才然後可也陛下愛惜名器
必無濫予之爵然技術藝能之賤或充斥於朝路而官
掖非泛之恩或不厭於公言可不有以節之乎陛下親
近儒臣必無偏信之失然是非毀譽之說或出於細微
而士大夫結托之私或競趨於權要可不有以抑之乎
陛下誠於是而留聽焉任宰相而重其股肱之寄用臺
諫以謹其耳目之司惜名器以勵天下戒偏信以示至

公則茲所以策臣四者之弊特不過於事為之末非聖明之可慮也臣是以終篇之末論次其大者以為陛下獻若乃襍績故實以為有學彫繪言語以為新奇臣不惟不敢亦不暇惟陛下赦其狂僭而錄其區區臣無任昧死謹對

輪對劄子

論體剛健之德
堅自強之志

臣聞天君也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言天德主乎剛健君德貴乎自強故造化所以運用不窮而德業

所以光輝日新也恭惟陛下以不世出之資乘大有為
之會飛龍之始厲精圖治憤寇讐之逆理悼版圖之未
復疆場備禦之畧不忘於念慮規恢廣大之志嘗載於
詠歌以陛下英武神聖銳意事功中興之圖日月可冀
然歷歲滋久一事未就仰惟天機洞照廟謨密運草茅
書生固難窺識而臣所得竊聞者自陛下即位以來八
策多士大抵曰兵曰財曰民曰風俗曰人才曰賞罰曰刑
政曰紀綱法度孜孜講求不外此十數端而二十六年

之間凡所規畫凡所設施凡所建立孰非所以興利除
害而課效無有揀過不暇行寬恤之政而民困未蘇作
武勇之氣而士弱未振取財已浚而常憂乏用用人雖
廣而尚多遺才吏冗而未澄令行而數改舉目前之事
曾無足以少稱陛下意者而何暇規恢復之大計事機
易失時不再來陛下富於春秋聖子聖孫本支日茂以
一祖八宗之業太上皇付託之重子孫億萬年之基緒
陛下一身任之可不圖終慮遠詒謀燕翼為宏遠久大

之規模僅可以苟安無事而遂已耶臣甲辰之春獲偕諸生冒上愚對嘗謂天下非治效不進之足憂而風俗安於苟且之可畏大畧言陛下即位之始銳於為治不次而用將相委任而責成功一時之臣徒肆大言誕謾亡補往往負責而去而陛下大有為之志亦因是少弛故妄議陛下前日求治傷於太急而今日之事又失於太緩故庸常之流得以持祿保身成偷安之習上下苟且莫肯任事風俗日以壞士氣日以陋民生日以困刑法

日以滋天下之患將有出於意慮之外者臣嘗以更化之說為陛下獻臣所謂更化非變法易令之謂也願陛下體剛健之德堅自強之志振紀綱以尊國體明賞罰以厲媮惰起萬事於積廢圖大業於日新顧豈在於紛紛多事耶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此之謂也陛下過聽擢置首選茲緣故實誤恩收召綴員班行獲因輪對瞻望天日臣竊伏惟一介踈賤僭言朝廷大體則未信而諫聖人深戒若掇拾細故上瀆淵聽則又負夙心敢

以奏篇之未議嘗蒙陛下所採錄者誦言之惟陛下貫其狂愚取進止

二
論人
才

臣聞人君臨制天下所與建功立業者惟人材是賴然自古及今未有儲之不廣養之不素而能備大有為之用者也仰惟陛下臨政日久博觀今日人材熟矣以為果有餘也果未足也以為不足則內而朝廷外而郡縣百司庶府其在任者員備而無缺其待選者倍蓰而又

多以為有餘則因循玩歲而職業不舉委靡從俗而事
行不修執政大臣所以圖謀於廟堂左右侍從所以論
思於邇列皆陛下所親信委任非臣踈賤所得知也至
於當世知名之士一時簡記之臣皆陛下異時之所拔
擢錄用陛下亦嘗致察於斯乎其自任以重輔導君德
不汲引親舊以為黨與不棄遺踈逖以誤信用足以當
腹心之任者幾人昌言正色別白賢否務存大體而不
責苛細務振綱紀而不望風旨足以任耳目之司者幾

人持節刺舉肅清所部不結權要以自售不借孤寒以示公足以膺臨遣之寄者幾人勸課農桑使民安業不為姑息以要譽不肆貪暴以害民足以稱牧養之責者幾人一旦邊陲有警羽檄交馳臨機料敵彈壓三軍之衆威聲德望鎮撫中外之心足以備緩急之用者幾人聖明在上天涵地育臣不敢謂舉無其人也聞之議者竊謂今之士大夫徇利而不顧義矜名而不務實習成軟熟則謂之得體稍知激昂則指為生事公清鯁亮者

苦落落而難合脂韋容悅者常齷齪以自媒忠義篤實者以迂闊而見踈貪鄙異懦者以僥求而倖進是以氣節頹敗而不立風采銷委而無餘庸庸垂紳默默尸位若大若小渾然一律前至者冒寵而無恥後來者效尤而何憚賈山曰士修於家而壞於天子之庭此之謂也風俗成矣國家何賴而况邪徑未塞羣小爭趨苞苴賄賂之公行干託請求之無厭附炎逐臭希寵爭榮陛下以至公之心而猶牽於毀譽之偏私以至明之見而未

免於人情之曲徇邪正之辨未盡昭白是非之論未盡
公當頽弊風俗沮壞人材莫甚於此臣願陛下光昭聖
德奮自宸衷念國勢之所以未張思人材之所以未振
廣薦賢之路必惟賢者而後任盡任賢之道毋使不肖
參其間窒其邪枉之門時出非常之斷崇獎骨鯁之士
則諛默之風自革簡拔靜退之人則躁競之徒自遠廣
寬容之度毋疑人臣之為近名養敢言之氣毋使人臣
之懷畏罪儲之日廣養之日厚風俗丕變賢能輩出一

且取而器使之唯陛下所志而曰人材不足者臣不信也將見主威以隆國體以固靜足以強根本動足以復土疆何弊之不早何事之不成何功之不立哉惟陛下留神省察豈惟臣之幸天下之幸也取進止

三

論敬
天

臣觀董仲舒告漢武帝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又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迺先出災害以譴告之又出恠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以此見天心之仁

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是知天人之際其應若響災異之變良不虛發自昔帝王未嘗無災異惟睹變思懼則災異自弭轉禍為福未聞安於時數之適然而不思所以應天者也仰惟陛下嚴恭寅畏恪謹天戒二十六年之間兢業之誠有同一日人君患不勤儉陛下宵衣旰食菲飲惡衣勤儉根於天性人君患不慈恕陛下勤恤民隱謙恭接下慈恕本於至誠宮室苑囿無所增崇狗馬珍竒無所玩好游心典籍探賾道原凡君德之所宜

有者陛下蒸而全之矣每遇災青側身修行惟恐不至
陛下畏天之誠真得聖人之用心矣竊見五月以來常
暘為沴田苗既槁川澤多枯旱暵之災所及浸廣既踰
秋序膏澤尚屯寬惠屢施禱祠幾徧而旱氣盤結卒未
盪除雲油然而復收雨將降而輒止陛下焦勞於上百
姓嗷嗷於下羣臣左右相顧駭愕莫知所為道路傳聞
或云諸郡間亦得雨而畿甸之內獨爾愆期此尤足以
見天心愛君之仁正陛下恐懼修省之日也借曰君德

全盡無有闕遺陛下亦安可以是自喜也成湯至聖也
政之不節使人之疾苞苴之行讒夫之昌女謁之盛宮
室之營宜皆所無有也而桑林之禱必舉此六事以自
責蓋聖人畏天之深為民之切躬自貶損寧過乎厚出
於此心之誠非有所勉強不得已而然也况夫庶事之
間容有未正上澤壅格而不得下究下情抑鬱而不能
上通天意人心不甚相遠以人求天上下不交則為否
矣變異之見非為此乎頃者都城喧傳謂陛下內出詔

音求言自輔人人踴躍莫不思奮側聽旬月始命都省降旨言事而責躬之詔尚遲回而未下陛下豈以是為虛文而所以應天者不在此耶如近日避殿減膳徹樂奏告天地宗廟社稷臣知陛下將次第而舉行之矣臣竊惟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丕烈懿範未易殫叙求其所以致治之盛莫若盡敬天之誠信史昭垂爛然可睹慶歷四年旱謂輔臣曰方歲旱而飛蝗滋甚百姓何罪默禱上帝願移災於朕躬七年以久不雨避殿減膳

下詔責躬求直言戒勵百官罷免輔臣以答天戒仁祖
敬天為民如此其切何災不弭何福不臻太平之盛冠
古莫及良有以也臣願陛下遠監成湯近法仁祖謹思
天變駿發德音布宣罪已之辭益廣直言之路陛下所
以應天者至矣盡矣為陛下之臣而不能輔宣主德實
惠生民所以傷和氣而致乖異者宜如何自處也然後
嚴敕大臣執政侍從以下及州縣之吏更相警懼思所
以致早之由為所以恤災之備封章來上虚心聽納庶

幾下情盡達精意感通上天降康災沴銷釋天下幸甚臣充賦館職恩許言事既得面對拳拳愛君憂國之誠不能自已敢無一言先以開廣陛下之心所有政事闕失及當今急務續具條奏臣冒犯天威罪當萬死惟陛下裁赦取進止

又一

論彰恭儉之德著憂勤之心爵賞當謹紀綱當振崇諫以得聽言之要寬民

盡惠下之實吏職使之必修軍政使之必肅

臣恭惟陛下聰明天縱嗣承大統舜禹授受于古有

光遵壽皇之成規對廷臣於黼座將以講求治道夫豈徒應故事而已臣側聞羣臣進言者多勸陛下即位之初當大有所設施以竦動四方之觀聽陛下聖意以循循為治臣有以見宸慮高明度越前古固非常情之所能量度也臣竊觀自昔欲有為之君非不好大喜功志高慕遠方其銳意圖治凡創端造業皆足以震耀羣動興起人心論治者亦皆喜談而樂道及閱歲踰時意銷氣沮曾無尺寸之效而淪胥以敗往往銳始者必急於

終競虛美而本無誠心故其害至此孰若因人情之所
欲審事勢之所宜圖實效而不隆虛名務遠謀而不趨
近利其初雖若循循未快人意然盡力於躬行用功於
悠久積日累月寢明寢昌計筭見效反出於欲有為者
之上得失可槩見矣昔堯以兢兢日行其道舜以業業
日致其孝禹之克勤湯之檢身若不及文王之翼翼小
心武王之繼志述事凡詩書所稱此六七聖人不過畏
天命保人心側身修行恭已任賢慢遊逸樂之是做是

戒憂勤恭儉之是訓是圖初未嘗為驚世駭俗輕發易
變之舉也然後世稱聖人盛治之極必曰唐虞三代豈
非循循之效哉陛下以不世出之資享壽皇已成之業
踐阼以來薄海內外小大臣民傾耳拭目以俟維新之
政陛下聖意先定周密詳重謹於所發不為目前可喜
之事誠有得於聖賢循循之義矣臣愚猶有私憂過計
試為陛下言之陛下慈仁本於天稟未嘗不恭儉也而
恭儉之德未信服於人心陛下日是視朝咨詢忘倦未

嘗不憂勤也而憂勤之志未昭白於天下爵賞所以
勵臣工也而人以為多濫紀綱所以尊朝廷也而人
以為未振有納諫之盛德而未聞行諫之英斷有恤
民之仁心而未聞寬民之實惠詔百官以修職業而
苟且之習未革勅將帥以勵軍政而貪刻之徒實繁
半歲之間課效未見救過不給衆人竊議有識憂疑
母乃陛下雖知循循之可尚而未能踐其實乎夫聖賢
之循循與世俗之因循相近而實相遠也聖賢之循循

亦順至理之當然力行而不息耳苟無誠心實德悠悠
玩日時乎無事則苟安而不慮事變之至則倉卒而無
謀徇一時之娛忘千載之患此乃世俗因循之害非唐
虞三代所以為治之意也况今日風俗頹靡百度弛縱
人材削弱國勢未張汲汲有為尚恐不濟若猶因循其
弊將至於不可為矣臣慮臣下或聞陛下有循循之志
遂希旨迎合飾因循之說以誤聖聽非忠於為陛下計
也臣願陛下剛健篤實勵精圖政躬朴素以杜奢侈之

漸防逸豫以戒宴安之毒則恭儉之德彰矣輟燕閒之暇以攬機務絕左右之私以親正人則憂勤之心著矣公子奪以示懲勸惜名器以待功勞罷內降之命遵累朝之法則爵賞知所謹矣毋以朋黨輕疑外廷毋以道學併棄賢士擇任耳目之寄大開公正之塗則紀綱庶手振矣有獎飾而未聞拔擢有開納而無所施行非所以崇諫也務斥諂諛之說護養忠直之氣斯得聽言之要矣貴近之濫恩未革無益之費用未省非所以寬民

也條無名之橫斂議蠲減而必行斯有惠下之實矣擢
廉勤之吏以勵偷墮嚴按察之司以治賊污則職業修
矣昔之以賄賂進者果於棄而不用今之以貪黷敗者
寘於法而不貸則軍政肅矣凡此八者陛下果事事而
加謹物物而加察勿以小善無益而不為勿以小惡無
傷而不去仁心善政與日俱新如火之然如泉之達使
聖德日以先大功業日以休顯斯足以盡循循之實矣
苟懷安怠忽無所施為臣恐未免終墮於因循之說也

惟陛下留神幸甚

二論人才
六事

臣聞人材盛衰繫國隆替國之將興則朝多雋良精神
可以折衝及其將卑士氣銷弱緩急不可倚仗此為國
遠慮者所當憂也然材之盛衰不同非天之生材有時
其所以壅闕摧傷之者固非一端也書稱用人必詢於
僉謀孟子論賢必斷之國人蓋人材至多非一人所能
盡知所可信者天下之公議也公議所與從而與之公

議所非從而去之予奪去取一本乎公議則人之賢不肖曉然而易辨矣若舍公議之所在信任左右以為耳目則愛惡毀譽或行其間浸潤膚受有不自覺左右所謂賢未必為公議之所與也公議所謂賢未必不為左右之所忌也其言亦間有合於公議者矣蓋欲取信於人主而為他日不肖者之地也如是則諛諂阿附之徒僥倖獲用而孤立獨行之士無自而進矣此人材所由衰者一也人主之德莫大於虛心無我舜之所以大不

過曰舍已從人夫惟虛心無我則可以翕受衆正舍已從人則能取人以為善苟或蔽有我之累無舍已之誠則愛憎任情不得其正鯁亮者未必非忠也而終惡其忤已諛說者未必非佞也而終喜其順已任政事者據誼執正則以為好異遵守成謨則以為稱職任言議者論奏無隱則齟齬難合少所建明則馴致進用抑不思鯁亮者果為愛君乎諛說者果為愛君乎此人材所由衰者二也序進賢能大臣之職也人主不能自用天

下之材故舉之而屬之大臣大臣進用乖方裁量失平則易其人可也達賢進能之柄不可奪也大臣欲避主疑以為自安之計遂不以明揚士類收拔人物為已任用舍進退惟奉成旨不敢平章至使銜柄旁出進取多門大臣失職此人材所由衰者三也人材固未易徧識伏於䟽遠者尤不能知操柄者苟平心應物廣詢博採以為賢則用以為不賢則棄借未盡當十得六七矣奈何平居為親故擇官之意常多為國求才之意常少好

趨進者以昵已而亟用樂安恬者以疎已而見遺權力
多助者不能沮止孤寒寡援者不能薦進守格法則賢
愚同滯務甄拔則槩量無準此人材所由衰者四也士
大夫之資稟不能皆齊而其趨向亦各異亮直者或易
至過抗而安於循默者必指以為沽名剛正者或少所
涵蓄而便於容悅者必指以為矯激私相詆訾浸淫不
已遂致人主入其言亦疑其為沽名疑其為矯激也而
疾之彼固未免於或偏也就其偏而論之世之容默者

常多而剛直者常少人主又不能為之保持所以多者
常勝而少者常見沮也此人材所由衰者五也士大夫
所以重於朝廷者以去就不苟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
則去然後可以守其職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然後
可以行其言夫義所當去聽其去非特足以全士大夫
進退之節亦所以重朝廷之職守也若漫然欲去而不
力泛然止之而即止去就義乖廉恥道喪是人材之與
紀綱上下交壞之也士大夫愈見薄矣此人材所由衰

者六也由此觀之人材盛衰曰君曰大臣曰士大夫皆不能無責焉方今明盛之朝固無棄材之嫌而未免有乏人之憂者其來非一日也臣願陛下深維國家之安危憫惜人材之衰少先斷自宸衷公眎兼聽照臨壅蔽捐去愛憎獎納忠讜然後明詔大臣不私於進退士大夫不私於論議使羣材進無摧傷壅闕之患則朝廷之基本鞏固賢雋輩出建功立業無不如意矣此尤當今之急務也惟陛下裁之幸甚取進止